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民国政史拾遗

刘以芬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民国政史拾遗

刘以芬

上海书店出版社

自序

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起，民无宁日，历十余年而未已。穷源竟委，根事实而为纪载，奋直笔以定功罪，使后之人有所取鉴，诚修史者之所有事；然其中人事浩繁，或隐秘而难钩其玄，或错综而莫提其要，益以世论纷纭，各阿所好，是非真伪，尤易混淆，操觚者辄引为病。余才力浅薄，不敢以马、班自任，惟其时适旅居旧都，又厕议席，秉笔政有年，于政党之离合斗争、国体之存亡关键、当局之便私毁法、武人之交哄自亡，或曾躬历其间，或出朋侪告语，或经多方探访，稍能洞其底蕴而明其真象。暇辄略按年月，拾其片鳞只爪，为外间所未深悉者，拉杂而纪存之，并以己见加以剖析论断，即间涉私人轶事，亦必取其直接间接与政治有关者，自民国二年迄十七年，得六万余言。见者多谬加赞许，谓足供修政治史者之参证，而以成书刊布相劝勉，爰徇其意，将原稿略事修正，汇付剞劂。原名《宋荔山房随笔》，以空洞不足以昭内容，乃改用今名，其署为上册者，以十七年以后所收材料方在整理，谋续布也。惟自揣闻见有限，挂漏舛误，恐所难免，尚望世之博雅君子不吝指正，幸甚！

目 录

自序.....	1
宋教仁一死所关.....	1
十六议席取得议长.....	2
议长原来是阁员长官.....	3
袁世凯大有造于岑春煊.....	4
袁世凯之欺人语.....	5
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开始.....	6
袁世凯无如梁任公何.....	7
汤济武之豁达语.....	7
反袁派长期计划.....	8
马厂起义与梁汤.....	8
徐树铮排斥进步党.....	9
进步党失败原因.....	11
研究系之来龙去脉.....	12
新国会选举丑剧.....	13
另一曹锟贿选案.....	14
郑孝胥拒入段阁.....	16
进步党与段祺瑞之凶终.....	17
冯国璋失败原因.....	18

徐世昌操纵时局	20
皖系何以失败	22
汤化龙与刘崇佑	23
汤济武先生之被刺	25
黎元洪与法统问题	27
双十节就职之三总统	29
国会之双包案	31
民八国庆日之福州	33
萨镇冰与张作霖	37
林宗孟论自杀	38
谈联省自治运动	40
贿选与贿不选	42
冯玉祥之倒戈	44
国会寿终正寝	47
段祺瑞晚年舐犊	49
林建章杀杨砥中	50
又一直皖战争	52
曾毓隽幸脱虎口	54
吴佩孚不与冯玉祥妥协	56
奉军侵略东南之失败	58
林宗孟与郭松龄(上)	59
林宗孟与郭松龄(中)	62
林宗孟与郭松龄(下)	63
直吴再起与法统尾声	65
林白水死于肾囊	66
记张宗昌	68
吴佩孚汀泗桥之败	71
日人炸死奉张之真因	73

孙传芳自致败亡	76
张学良诱杀杨宇霆	78
附录	
进步党和研究系	华觉明 81
进步党成立史料	96

民国政史拾遗

宋教仁一死所关

宋教仁先生为近代政治家。辛亥革命成功，先生即力主将同盟会改组为正式政党，与各小党合而成立国民党。迨国会选举，国民党颇占优势，先生遨游各省，力倡政党内阁之说。袁世凯闻之大恐，乃购人刺杀先生于京沪车站。

先生虽为国民党首要，然与其他政党领袖多相友善，而于汤化龙、林长民两氏私交尤笃。先生遭变，汤挽以联云：“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是联对先生推崇备至，而于主谋刺杀先生者，词意之间，尤深致愤懑，一时争传诵焉。使先生而在，定能调和各政党间，消除偏见，共循轨道，以进入宪政之途，不幸惨遭非命，他人既无先生之风度，又乏先生之识见，致使当时国民、进步两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而政局遂不可复问矣。然则先生之死，实为国运所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十六议席取得议长

少数党在议场上，往往以势单力微，不能起重大作用。然遇两大党对立，其彼此人数又相差不远，少数党以举足轻重，竟获得意外收获者，亦不乏其例。民二国会选举结果，众议院总额为五百九十六名，国民党占二百六十九席，共和党次之，民主党则除跨党不计外，仅得十六席。共和党知单独不足与国民党竞争，乃一面谋与民主党合并，一面并商及众院选举议长问题。盖共和党知名之上，与梁启超多有师友渊源。民主党则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改组而成，以前清各省谘议局正副议长为骨干，如湖北议长汤化龙、直隶议长孙洪伊、四川议长蒲殿俊、山西议长梁善济、江西议长谢远涵、福建副议长刘崇佑，皆属其重要分子，而以汤化龙为之魁。汤与梁（启超）本有极深关系，当共和建设讨论会创立时，梁尚在日本未归，汤特买舟往访，倾谈竟夕，对于中国一切主张，均相吻合，当时该会所发表之立国方针商榷书，即出自梁之手笔。迨民主党成立，仍推梁为名义领袖。两党既有此因缘，故合并殆成必然之趋势。至于议长问题，则当提出时，在共和党以为必不难迎刃而解，因该党允以副议长予民主党，自谓条件已属相当，詎意民主党刘崇佑竟力持非以议长归该党不可，否则，宁可各行其是，因之发生波折。

刘之如此主张，不但共和党深为骇异，即民主党中人亦颇疑其喊价过高，难成事实，而以不妨迁就相劝者。刘谓：“诸君勿以吾侪系小党，得一副议长于愿斯足，须知愈是小党，愈宜高瞻远瞩，善用机会，以提高政治地位，勿存小成之见，勿持必成之念，而后乃能大成。试思谈判果破裂，在我固并副议长而不可得，彼共和党亦岂有所获耶？若大党果愿牺牲，则我小党更何须顾惜？诸君倘碍情面怕得罪人，即以我独任之可耳。”众不能屈。往返磋商，几濒决裂，

最后共和党不得已让步。及众议院选举议长，经两次投票，民主党汤化龙卒当选，共和党陈国祥继亦当选副议长，足见当时国民、共和两党票数已极接近，而民主党态度如何，实可左右全局。民主党既得众议院议长，势力大增，其在合并后之进步党中，亦占优越地位。以十六议席而能取得议长，虽曰时势造成，而刘之坚定不移，其识见亦诚有足多也。

议长原来是阁员长官

民国肇建，百度更新，人民以习专制久，茫然不知共和为何事，内阁、议会为何物。岂独蚩蚩者氓如是，即身居枢要者亦何莫不然。忆民元陆徵祥任国务总理，出席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竟大谈请客、过生日、开菜单等等，而无一语涉及政治，致全院哗然，陆卒不安于位而去，即一例证。然此犹人人共知之事，其有为外间所未知，而所貽笑尤较陆为甚者，则海军总长刘冠雄是也。民二正式国会成立，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刘往贺，汤肃之入，延就客坐，刘连称不敢，汤曰：“君为客，礼应尔，何谦让为？”刘啜嚅良久，始答谓：“总统须由国会选出，议长乃国会领袖，位与总统埒，我系总统僚属，议长即我长官，如何敢分庭抗礼？”汤再三开解，刘终固辞，汤不得已乃任其反客为主，略坐而去。阁员而认议长为长官，真闻所未闻，如此愚暗无常识，乃令其参列政地，国事尚可问乎？不知当时大权操诸袁世凯，惟此辈始适合袁之用人标准，以其能奉命维谨，效顺矢忠也。陆徵祥之被任为国务总理以此，刘冠雄之被任为海军总长亦以此。

又有一事与刘有关系，可以附述者：当第二次革命发生，袁命刘指挥海军，攻取宁、赣，密付以一笔巨费，及事定，余存尚数十万金，刘缮单谒袁呈阅，袁他顾而掷还之，曰：“是区区者，汝任意支配可耳，呈我何为？”刘不知袁意何在，仓皇携归，商告某幕僚，某曰：

“总统嘉君忠勤，以是犒奖，公何疑焉？”刘闻之大喜过望，由是益效忠于袁，即此可见袁之用刘，与刘之所以见用，全在其愚暗易受牢笼，而论者乃以无常识讥之，不亦为袁所窃笑耶？然刘固蠢材，初尚未敢明目舞弊，吞没公款，而袁以一国元首，竟教猱升木，无怪人谓鼎革以来，人心日坏，弊端日滋，恶例怪象，层见迭出，皆自袁开之，袁真民国之第一罪人矣。

袁世凯大有造于岑春煊

岑春煊在前清督抚中虽尚慧直肯任事，然思想陈旧，对革命党尤深恶。自入民国后，一部分政客利用其旧日社会地位，拥为领袖，岑亦居之不疑，且与革命党人甚接近，其首组之国民公党，后即与同盟会合并而为国民党者也。盖岑与袁世凯嫌隙至深，当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时，岑在西安护驾有功，深得西太后宠任，不一二年，由布政司、督、抚而邮传部尚书，为袁及庆亲王所忌，合挤之，乃出任两广总督，袁、庆犹以为未足，因西太后痛恨康、梁，阴使人取岑及梁启超影象合而复映之，以示西太后，自是岑之宠眷乃大衰，岑虽知为袁、庆所中，卒无如何也。迨袁逼清廷逊位，而自为大总统，岑极愤懣。然使袁能推诚倚畀，岑亦未必不为之用。

忆民国二年，彭寿松在闽任政务院长（为闽革命时特设之官制，位等省长），恃功专横，闻有訾议之者，辄遣人刺杀之，虽白昼通衢弗避也。旅京闽人大愤，谒袁请申讨，袁问何人可胜此任？众以岑春煊对。袁任岑而不予兵，盖欲藉此以难岑。岑既奉命，由沪乘兵舰入闽。闽人高而谦者，岑之旧幕宾也，与岑甚相得，时在沪，密参此事。岑行之日，同乡急就高，探消息，见高方拊床叹息，询其故，高曰：“西林太直，又坠项城术中矣！试问无一兵一卒供其调遣，岂将以赤手驱强暴耶？余窃为危之。”詎彭闻岑将至，日夕惶惧，强向福州商会索十万金，挟而宵遁。盖彭本粤中小吏，于岑督

粤任内，以犯法几为岑所杀，虽幸逃免而犹闻风胆落，故至今人尚传“‘岑春煊’三字吓走彭寿松”之语。

闽事既定，袁对岑终未有后命，自是岑与袁乃愈离而趋入相反路线，观其所组政党及所亲人士皆属反袁，即可以知其故矣。及洪宪变起，岑调和陆（荣廷）、龙（济光）统率粤、桂健儿与滇、黔各省协力申讨，卒使帝制取消，袁氏忧愤而死，岑之气乃为吐，而名亦因而愈大，未始非袁之大有造于岑也。然岑虽终袁之世，未与北京政府发生关系，而其后在南方护法政府中，领导政学系，排挤孙中山先生，取得首席总裁，与徐世昌暗通声气，足见其仍热中功名，非真能始终致力于政治奋斗者矣。

袁世凯之欺人语

袁世凯嗾使军警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迫使选己为总统，此为举世共知之事实，毋庸赘言。所可一述者，则袁当时对其左右所表示之数语是。闻当公民团包围国会之际，袁蹀躞室中，咨嗟叹息，良久，忽自语曰：“可惜！可惜！”左右莫明其意，均噤不敢声。袁顾谓之曰：“汝等知我此时之心乎？彼公民等对我期望过殷，劝谕既难听从，解散又拂众意，万一今日双方相持不下，总统当选与否在我固无关轻重，但恐群情愤激之余，难保无轨外行动，彼时玉石俱焚，议员中如某某诸人，皆当世奇才，因此株及，未免太觉可惜。我之所以踴蹙不安者，为此故耳。”此言于总统选出后，由袁左右传出，于是一班官僚咸以总统对于某某诸人特加青睐，而群致歆羡，即某某诸人亦以袁虽阴鸷，然尚能爱才，而对之表示相当好感，实则皆坠入袁之术中之不自觉。

盖袁自与国民党决裂后，尤极力要结进步党，其所举之某某诸人，自皆属进步党中重要人物。实则袁对进步党亦非尽满意，当总统问题发生时，梁启超曾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汪荣宝提议在宪

法上加入“总统于辞职后应受刑法上之追诉”一条，皆为袁所深不喜。故一面虽对进步党力加敷衍，一面则令其秘书长梁士诒拉拢交通系组织公民党，以分其势。即其利用公民团强迫选举，表面上虽系对待国民党，究其于进步党亦未必十分放心，观此可知袁并非真有爱于进步党，更非真有爱于进步党中之某某诸人。其所以对于左右作如斯表示者，无非以总统即已选出，后此尚有种种问题须借重进步党，未能即出藏弓烹狗之举，故特假之为传递工具，以买取进步党对己之感情，使仍为之用，此为袁一贯欺人之巧妙手段。然虎作人语，不过欲伪饰其非兽类，乃人竟信其真似人，而甘受其愚弄，不亦惑哉？

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开始

袁世凯帝制运动，表面上虽自筹安会设立始，实则处心积虑，为时已久。当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东京留学界非常愤激，主张对日宣战，全体即日束装回国。时余尚在日，驻日使馆某君与余交笃，密告余：“国权关系，自宜力争，然此事政府与日本恐已早有默契，大概除留一二项为政府掩饰门面外，余将全部承认，大家但知外交可虑，以我个人推测，恐内政上或难免别有波澜”云云。果也政府对日所提五项，只末一项未加承认，而日本并未强迫，袁氏报纸及封疆大吏反以此歌颂总统外交成功，一切俱不出某君所言。盖其时驻日公使为陆宗輿，早已奉袁密命，与日本商妥，以此为将来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也。至其后日本反首先提出反对，则或出于外交形势之变迁，而袁之帝制运动，此时即已开始，殆无疑间。

袁世凯无如梁任公何

梁任公先生于民国三年春间即同熊希龄、汪大燮联翩辞职，四年初由京移寓天津。时袁之左右尚思藉先生之文字为帝制张目，辄刺探其意，终觉格格不入，乃已。迨帝制声浪愈高，先生由津入京，谒袁婉询究竟，袁知先生之难为用也，信誓旦旦，自明决无此意。先生出，语朋辈曰：“帝祸其不免乎？项城非儒者，果非其意，宁肯任人播弄，自累盛名，且其口中愈坚决否认，即其心中愈坚决承认，我辈宜速谋自处，不可再为所欺。”此言真如揭袁之肺腑矣。先生返津未久，而美人古德诺《共和与君主》一文即在《亚细亚日报》发表，进而杨度等遂据此发起筹安会。先生乃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对于帝制力加驳斥。袁闻之，遣人赍十万金贿先生，请勿发表，被拒，翌日又增十万金，复被拒（据先生所著《国体战争躬历谈》只云二十万元，并未言明两次，此系据先生对人所谈者，极为可信），并以全稿示来人，袁卒无如何也。当时曾有沪报某名记者受袁贿，旋悔，又露反对论调，被袁遣人刺杀。语云“惟无瑕者而后可以戮人”，信哉。

汤济武之豁达语

汤济武先生于国会解散后，曾出长教育，迨帝制议起，即辞职，移居津门。袁忌之，阴派人监其行动。汤曾雇一童，年约十七八，司应门候客之职，每逢客至，彼必多方探究其来历及与主人关系，主客攀谈，又辄在旁窃听，斥去复来，先生疑之，遂解雇，后乃知是童即袁所买以刺先生者也。先生旋离津赴沪，时各党要人多在沪，弃嫌修好，合谋对袁，故先生沪寓客常满，所谈多关大计，为袁派所注视。先生性坦率，疏戒备，常只身徒步街衢，有诃之者，则曰：“吾

武昌革命时，所历危险较此不啻十倍，然卒无恙，且我一身若无足重轻，则袁必不杀我，果所关大，袁杀我，将愈激国人之怒，以自促其灭亡，我死亦殊值得。”只此数语，亦足见先生之胸襟矣。然其后先生游美归途中，即以坦率无戒备，遇刺身死。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其然欤？

反袁派长期计划

袁世凯挟雷霆万钧之力，帝制自为，其心目中何尝有反对派？即当时申罪致讨者，亦自知势力悬殊，第行其心之所安，绝不计及成败，乃仅百日而帝制取消，又不两月而袁氏愤死，此实始事时所万不及料。吾尝谓民国以来，举国最一致、最团结、最坚决，无过于护国讨袁之役，其时各党各派毕集于一大旗帜之下，分工合作。犹忆当蔡谔等讨袁军苦战于叙、泸间，国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此举必非短时期所能结束，宜一面部署军事，一面吸收纯洁优秀青年，作长期革命之准备，尤以日本留学生多具爱国思想，亟宜派员前往联系，因举张耀曾先生赴日主持其事，余亦受团体之命前往襄助。一时留学界闻风奋起，每日多在张寓集会，讨论进行方法，惜未几讨袁功成，国中党争又起，此种结合亦随而风流云散矣。然即此足见当时各派确无分畛域，而且能痛下决心，为永远根本之图，即令叛国者一时未即瓦解，亦必终遭殄灭，无可幸免，殆无疑也。

马厂起义与梁汤

洪宪之役，首义者为蔡谔，而暗中推动策划者则梁任公先生也。复辟之役，首义者为段祺瑞，而暗中推动策划者亦任公及汤济武先生也。自民国六年六月十四日张勋以调停黎、段入京，外间即有阴谋复辟之传言。时余在津住友人刘崧生（崇佑）寓中，七月一

日侵晨，众方酣睡，蓝君公武忽推门入，大呼曰：“帝制又复活矣！诸公尚高卧耶？”众闻声惊起，见蓝手持黄纸一方，则复辟上谕也。俄而汤济武至，俄而梁任公亦至，因集议应付方针，经商决即由梁、汤联袂谒段。段正因此事焦急，见梁、汤大喜，以事贵迅速，迟恐变多，遂同乘汽车赴马厂。段甫离寓，而缇骑即至，盖张勋知此举必为段所反对，为先发制人计，急电津警察厅派警监视之也。段既至马厂，即通电讨逆，重要文稿悉出任公手笔。时各省督军多取观望态度，有衷心确表赞同者，见段电遂幡然一变。闻曹錕事前与张勋本有默契，至是乃对段电首先响应，并即日出师讨逆。最可笑者，闽督李厚基于一日早晨即飭各机关改悬龙旗，并将复辟上谕誊黄张贴通衢，及接到段电，乃急行撤卸，通电反对，一日之间忽而称臣忽而讨逆，可谓极人间之无耻矣。

使当时梁、汤不往谒段，段即志决讨逆，或未必即赴马厂；段不即赴马厂，必为张勋所拘禁，而首倡无人，各省督军之观望者或进而拥护，赞同者或出于积极行动，则时局将愈形纠纷。虽叛逆之举终难成功，恐亦非短时间所能解决。然则虽曰人事，岂非天意耶？论者或疑张之敢于悍然复辟，实已阴征段之同意，因张曾发微（五日）电，中有“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芝老仍谓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亦可商量”等语，故有是推测。然使段对张事前果有如是表示，则段、张间表面上尚未露互异痕迹，何至爵赏独不及段，更何至遽电津警察厅加以监视？即此便可知，段于此举确未与闻，而微电实故加诬蔑，以淆国人视听也。

徐树铮排斥进步党

进步党与段祺瑞本有相当因缘，段与黎元洪之决裂，主因为参战问题，而参战即进步党领袖梁任公先生所极力主张者也。迨讨

伐复辟成功，双方关系益大增进。段在马厂即已奉到黎令，复任国务总理，因就天津为组阁之准备，拟邀梁（启超）长财政，汤（化龙）长内务，林（长民）长司法。其中梁、汤全出段意，林则由南方督军推荐而得段认可者，是即世所传进步党三总长者也。诂段之亲信徐树铮闻之大不谓然，谒段力争，谓：“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必有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为他人利用。”段不为动，且力诫其勿得多事。徐因往见梁，谓：“先生文章道德，海内同钦，若肯长内务，我辈极表赞成，至济武则远非公比，只可主持教育，藉资熟手（汤在袁世凯时代曾任教长），内务任重，恐非所宜。”梁笑答：“我辈翊赞合肥削平叛逆，本意只在保全国体，岂敢丝毫有所希冀？虽承合肥盛意相邀，仍决辞谢。况组阁权在合肥，君既非衔命而来，更何得私相拟定？”徐乃爽然而去。

徐去后，梁、汤联袂谒段（时林长民尚在南方未来），坚辞入阁。段曰：“此必是又铮（树铮号）从中作祟。”因就电话呼徐严斥之，且曰：“如任公、济武不肯入阁，汝此后不必来见我。”梁、汤见段意如此，不便再言，只得允加考虑。然段、徐关系，人所共知，徐性尤倔强，凡有主张，不达不止，虽一时段意甚决，无可如何，而事后必多方离间，使双方情感，渐趋扞格。梁、汤亦知其然，故仍主却就，惟以兹事非仅个人进退问题，不能不征求京、津党员意见。诂大多数党员均力持反对，意谓政党目的本在取得政权，以推行其政策，今段阁虽非政党内阁，然重要之部多属诸我，是明系以本党为主干，若犹不肯参加，则后此更安有参加之机会？况本党向主诱导现势力，使进循宪政轨道，藉以确立政治中心，维持社会秩序，今若辈既推诚相与，而我乃拒之于千里之外，岂不违反向来主张？所言亦不无理，商议结果，乃决定加入。

七月十五日，梁、汤随段入京，十七日段阁全体阁员遂发表。平心而论，梁、汤确均非热中者流，只因迫于事势，为维持团体计，明知其难于有成，而不得不忍痛牺牲，足见为领袖者，有时实有不

可告人之隱，而政党缺乏稳固基础与坚强力量，徒欲依人成事，其效果如何，尤不难窺见矣。

进步党失败原因

梁、汤、林入阁，为进步党最盛时期，同时亦即其失败开始时期。盖前此因有国民党对峙，不但以对外苦斗促成内部团结，即与相接近之现势力，亦以有正面敌人存在，虽对之未必完全信任，终不能不相当敷衍，恐操之过切，难保不激而与敌人携手，但观袁世凯在正式总统选举前，固曾使其秘书长梁士诒出而组织公民党，然终不敢对于进步党议员公然加以离间或诱惑，即可以知其故矣。

自段祺瑞讨逆成功，再出组阁，认为中华民国法统已因张勋复辟而中断，遂不恢复旧国会，主张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于是国民党在议会中之势力，为之一扫无遗，而实力派所患乃不在正面敌人，转在于向之与相接近者。盖徐树铮对梁、汤衔恨甚深，日思乘隙而动，段于梁、汤始固倚畀甚殷，然彼两人亦自有其怀抱，非能如一般官僚惟命是听，因之彼此关系亦渐与从前不同。闻当召集临时参议院时，本由进步党开列名单，以内务部名义密电各省照办；乃段派闻之，大不谓然，认为如此则所选出者将尽为进步党员，后此政府一举一动，难免悉受其挟制，是去一国民党不啻又来一国民党。因由徐（树铮）将此意向段陈述，段无明确表示。徐窥知段意已动，乃另行列单，或用己名，或假用段名，分电各省将内务部前电推翻。然此辈平日既无组织，一时殊难得许多人选，故单中所列仍以进步党员居大多数，不过所谓进步党员，均已由段派许以相当条件，令其脱离本党而加入新党，即所谓安福系是也。在梁、汤当时入阁，本系徇党员多数之意，冒险一试，岂知一行登台，转使内部发生觖望，予徐等以可乘之机，事前方以临时参议院可以全权在握，某也